



## 兵王杨恩起

“打雪马里，我们缴了英国人三十多辆坦克。”

在铁原的前方丘陵地带，一支临危受命的中国军队死死挡住了“联合国军”的去路，掩护主力重建战线。这一挡，就把箭在弦上的美军挡了整整十三天。

老战士回忆——“夜晚从铁原向前线看，半边天都是红的”，“每天听到敌方广播里‘联合国军在铁原以南遭遇共军顽强阻击’的声音”。

这一仗打完，铁原阻击战的威名震动了世界。直到今天，美军的军史中依然羞于提起此战，却在军事研究中对这一战反复研讨，试图找出中国军人是靠什么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死守整整两个星期的。

老杨，就是这样一位亲身经历了铁原阻击战的志愿军老兵，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是63军189师566团1营，参加了整个五次战役。我们带着上面的疑惑采访了他，试图找出当时战场的真相。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话题却是老杨的老伴打开的，而且与那场战争毫无关系。

“跟他见面的事儿就别提了。”老杨的老伴说起当年的事，直摇头，“他戴个大帽子，那么大，低着头连脸都盖住了，也不会说个话。好不容易看见了脸，我说，你怎么这么黑啊？他说，在朝鲜冻的，冻的……这人的脸能冻成黑的吗？那是天生的吧？”

老杨对老伴的说法不能认同，他回忆自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武装带，大马靴，威风得很，帽子大没办法，当时军官的帽子都是大盖儿帽。

两个人还是成了，从远了说，老杨当时是“最可爱的人”，从近了说，老伴的舅舅就是老杨他们师的教导队长，对这个命硬的汉子喜欢得不得了。

这位舅舅也是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人，部队出动，左边裤兜里一瓶酒，右边裤兜里一块包好的熟肉，还带一本《三国演义》。

我大约有点支持老杨的看法，因为两个人的结婚照上，老杨的脸一点也不黑，老爷子当年还略带文气。

老杨入朝的时候，所在的连是志愿军189师的尖刀连，所在排是尖刀连里的尖刀排，个顶个的精兵，全排清一色的苏联造波波沙冲锋枪，每人400发子弹。

“打完五次战役，我们连是大功连，表彰大会，就去了我一个。全连185个人，还剩下17个，能走得动的，就剩下我一个了……”

战史记载，临津江五次战役时是“联合国军”重点防御阵线，沿江30里设置坚固防御工事，设防的英军29旅和比利时营共有4个远射炮群和92辆自行榴弹炮。由于志愿军动作迅速，战术突然，从英军认为需要架桥的地点徒步过江，猝不及防的英军大乱，主力在奔逃中被分别截击于土桥厂、雪马里等地，各自为战，遭到极大损失。

“我们连是打的雪马里，把他外围的部队一打，街里就乱了，冲进去抓了几十个英国俘虏，有男有女，原来这是他的后方机关所在地。一片空场上停着30多辆坦克，英国人连炸都来不及，全让我们给缴获了。可是不会开，正在这时候过来四野的一个汽车团。太好了，让他们帮着开吧，就这



样把30多辆坦克给拉回来了。”

根据有关军史专家考证，这“30多辆坦克”，包括坦克，应该也包括履带式装甲车，因为按照英军的统计，当时在雪马里损失的坦克并没有那样多。志愿军一个团只有一个装甲连，所装备的无非装甲汽车而已，“没见过世面”的中国兵这回算是发了洋财。

无论如何，傅崇碧军长对这批“洋财”显然是很满意的，还专门攀上其中一辆坦克照了张像。

据说当时摄影干事曾经问军长是站在坦克旁边照，还是站在坦克前面照，傅军长说——都不，我骑着它照。

“雪马里的英国兵乱是乱，都是胡子兵，能打，枪法好得很。好多我们的战友就是让他们的狙击手打死的，直接打在这里（指自己的额头正中）。我们连长李敢胸口中了一枪，打下雪马里弹药缴获了一批，粮食和医药没有，没有药他疼得受不了。这个人性子暴烈，布置好让副连长指挥，他对通信员说，你出去。通信员出去，他就在隐蔽部里拉了手榴弹……”

“过了临津江，脚都冻得没知觉了，司务长好心，给大家烧了热水烫脚，这下子好，第二天没一个人能穿上鞋了，都冻伤了，不能用热水。”

“可是任务在那儿呢，不能让英军29旅跑了，穿不上鞋，拿布条把脚裹上，接着往前跑，敌人看见了，说我们是叫花子部队……”

“后来他们一听‘叫花子部队来了’，掉头就跑，打都不用打。”

“抓住俘虏一问，说怕穿胶鞋的（当时志愿军穿解放鞋，就是胶鞋，朝鲜人民军穿皮靴），更怕中国叫花子兵，不穿鞋穿裹脚布的。”

战史记载，这一仗，英军两次大战的英雄部队格洛斯特双徽营全军覆没。这个营此后曾经依靠包围圈外的后勤部队重建，但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英国陆军裁军的浪潮中。这对一支王牌部队来说似乎很不正常，但知道这个消息，军事专家们却很能理解——这支部队的魂已经在雪马里打没了。

我们的话题转向阻击作战，老杨对五次战役中每一次的阻击战，记忆都如同昨天一样清晰，可以感到，这些战斗如同刀斧一样铭刻在老人的心中。

比如，小理山阻击战。

## 雪马里之战

雪马里，位于临津江南岸4公里处，北有235、314高地为屏障，南有414和675高地为依托，山势北低南高，易守难攻，是江南之敌防御前沿的一个强固要点，守敌为英29旅“格洛斯特营”和配属的炮兵连、骑兵连，共有火炮42门，纵深还有两个榴炮营支援其战斗。

格洛斯特营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早在1801年英国征服埃及的殖民战争中，就以突破敌方重围，转败为胜的辉煌战绩受到奖赏，全营官兵荣获英王授予的有“皇家陆军”字样的帽徽一枚。因此，该营官兵佩带两枚帽徽，有“皇家陆军双徽营”之称。

1951年4月22日黄昏，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63军第一梯队于4月23日凌晨，强渡临津江，迅速攻占英29旅一线防御阵地。24日拂晓，雪马里围歼战打响。解放军63军560团主力前后夹攻，攻占雪马里以北的高地。被围英军遗弃重装备，在纵深炮火的支援下，在晨雾中向南突围，遇到560团1营的截击，英军被迫缩回雪马里及235高地，志愿军进一步缩小包围圈。英29旅派出菲律宾加强营，美第3师派出2个营并加强1个坦克营和1个炮兵营，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分别由东向西救援；南朝鲜第1师12团在美军1个重坦克连引导下，由西向东救援，均被志愿军顽强阻挡。25日8时，担负主攻任务的560团发起最后攻击，全歼被围之敌。

雪马里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歼灭29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连、一个重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名，俘敌副营长以下459名，还缴获火炮20门、坦克18辆、汽车48辆。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了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

